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六

長洲王楙

隸釋

洪氏集漢人碑刻為隸釋甚有補於後學然亦間有意未到處如郝閣頌行理咨嗟則釋為行李僕按左傳昭公行理之命杜預注云行理使通問者洪以行理為行李不為無據然釋以行里亦似意順蓋言行道之人皆咨嗟不止使人而已古者理里字通用又如柔遠而邇而字無釋僕疑而字借用能字耳耐即古能字也蓋漢人書字有增偏旁者有損偏旁者增

偏旁者如書英為瑛損偏旁者如書繼為繼之例是也增玉為瑛損糸為繼又安知此碑不以理為里而為耐乎又鄭固碑有逡遁退讓之語洪氏謂用史記引賈生逡巡遁逃之語僕謂非用史記之語蓋用前漢外戚傳太伯逡循固讓之文爾逡遁即逡巡之義合讀為逡循而洪氏謂合讀如本字僕謂雖逡巡遁逃賈生有是語今單讀為逡遁於文勢順乎按前漢敘傳曰不疑逡遁致仕外戚傳曰太伯逡循固讓平當傳贊曰平當逡遁有恥師古注遁讀與巡同此可驗也管子亦曰蹇然逡遁又仲秋下旬碑曰爰茲衰微三命縮羸背介嬪儷孤嗣單榮洪氏謂爰茲衰微三命縮羸者知其嘗貢選也背介嬪儷孤嗣單榮者知其有妻孥也僕謂三命者即陰陽家五星三命之說猶言壽命短促也嚴訢碑亦云經設三命君獲其央孫根碑云羸縮有命不可增損即此意也洪謂貢選之說其指似迂

二公不喜人議其文

容齋續筆曰歐公作尹師魯墓銘但稱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為未盡公怒至貽書他人責之荊公作錢公輔母墓銘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公輔不滿公曰宜

以見還二公不喜人議其文如此僕謂荆公人有片善稱贊不已歐公製作竄改無餘二公好善動皆若此豈有吾文未盡而反諱人議之理不知前輩作文輕重貴於適中假借不欲太甚或者往往欲其極力稱借豈二公之所樂乎昔韓熙載嘗爲江南一貴人製墓銘其間無甚可述文竟其人不滿再丐潤色韓書一絕卻之知此風尚矣僕謂使其議是二公政自心服何至不喜其不喜者以妄論故耳容齋謂二公皆不喜人議其文是又非淡知二公者也

十萬橫行

北齊盧詢祖表曰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淡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人以爲工僕謂此八字已先見於梁矣王僧孺與何遜書曰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以橫行提五千而淡入又爲祖豫州墓志曰或欲十萬而橫行乍思五千而淡入又任孝恭表曰淡入五千張空拳而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以酬君何書腦日逐髓月支卽揚子雲腦幕沙髓余吾意宋武帝詔亦曰南腦勁越西髓剛戎

錄尚書事

漢置錄尚書蓋取舜納大麓之義此漢儒釋經之蔽

按書本意麓卽林麓非他意也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說正得經意釋者乃謂舜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其鑿甚矣是習聞當時之說爾領尚書事自武帝時置歷世不改如張安世霍光王鳳師丹所除是也至章帝時乃改爲錄尚書事以趙熹等爲之章帝益專其一時之權以一字易之不知權重無以復加貽患於後世其權在三公上每少帝立則置之猶古者冢宰總已之義魏晉之世權臣移鼎之釁往往由此吁可歎也今州官有錄事縣吏有押錄恐承此名

烏頭白

今人喻事之難濟有老鴟頭白之說僕觀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事見風俗通論衡是以曹子建詩曰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鮑昭詩曰潔誠洗志朝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太史公但云天雨粟馬生角

漢人用積薪字

賈誼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董仲舒曰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此說出於戰國策鬼谷子戰國策曰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亦不止鬼谷子曰抱薪趨火燥者先

然鄧析子亦曰救火投之以薪賈董之言祖此汲黯
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此語出於文子黯
蓋引而言之耳漢書二處用積薪字皆無音是以積
字從本音也僕謂此二字宜本之周禮甸人積薪音
子賜切漢書合從此音

長安浩穰

張敞傳曰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注穰音人掌反
只此一音李商隱作平聲用其為京兆表曰曲蒙恩
澤方尹浩穰既殊有截之權合首無疆之祝穰字作
平聲呼固雖一意然於理合從漢書上聲用

烏鬼

老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嬾真子以為豬蔡寬
夫以為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為烏蠻鬼沈存中筆
談緗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為鷓鴣四說
不同惟冷齋之說為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
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
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縉白蠻則婦人衣白縉
又以驗冷齋之說劉禹錫南中詩亦曰淫祀多青鬼
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蓋廣南川峽諸蠻
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杜詩以黃魚對烏

鬼知其為烏蠻鬼也審矣然觀元微之詩曰鄉味尤
珍蛤家神悉事烏又曰病賽烏稱鬼巫占九代龜注
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此說又似不同據南蠻傳烏卽
烏黑之烏而元詩以蛤對烏則以為烏鴟之烏

唐言金印

歐公集古錄曰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有云拜御史
丞持節觀察黔中賜紫服金印者隋唐有隨身魚而
青紫為服色宗閔謂賜金印者謬也僕謂唐人言金
印者甚多不但宗閔而已劉禹錫集高陵令碑亦曰
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王公碑曰攝御史中丞紫

衣金章史孝章碑曰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柳子
厚集陽道州碣曰皇帝以銀印赤紱卽貶所起陽公
柳公墓表曰遷大理評事加朱裳銀印張燕公集郭
知運碑曰嗣子英傑假紫服金章似此不一蓋以當
時服色言之非真所謂漢印綬者

唐袍服用花綾

唐人袍服用花綾僕觀白樂天謝裴常侍贈鶻銜瑞
草緋袍魚袋詩曰魚綴白金隨步躍鶻銜紅綬繞腰
飛弟行簡賜章服詩曰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綾袍
鴈趨行注緋多以鴈銜瑞莎為之喜劉蘇州賜金紫

詩曰魚佩葺鱗光照地鵠銜瑞草勢冲天方鎮詩曰
通犀排帶胯瑞草勒袍花白詩多言此按唐會要德
宗詔頃來賜衣文綵不常非制也今宜有定制節度
使宜以鵠銜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宜以
鴈銜威儀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威儀委瑞
草也唐志亦詳

孟嘗非謚

史記孟嘗君傳云嬰卒謚為靖郭君文卒謚為孟嘗
君僕謂苟如是則是田嬰田文在時未為靖郭孟嘗
君歿後乃稱耳嬰不必考也按馮驩告秦王曰亦知
齊之廢孟嘗君乎又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
似此稱孟嘗君者甚多考之當時孟嘗君正在安得
謂之謚乎

野航

漁隱叢話云杜子美詩野航恰受兩三人航當作艇
航是大舟僕謂漁隱益見左思賦長鯨吞航子美詩
已具浮天航樂天詩野艇容三人故有是說不知航
亦有小者詩所謂一葦杭之豈大舟也秋水纔添四
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其穩貼如此不應改也

半夜鐘

歐公云唐人有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王直方詩話引于鵠白樂天溫庭筠半夜鐘句以謂唐人多用此語詩眼又引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鐘丘仲孚讀書限中宵鐘阮景仲守吳興禁半夜鐘為證或者以為無常鐘僕觀唐詩言半夜鐘甚多不但此也如司空文明詩曰杳杳疎鐘發中宵獨聽時王建宮詞曰未臥常聞半夜鐘陳羽詩曰隔水悠揚半夜鐘許渾詩曰月照千山半夜鐘按許渾居朱方而詩為華嚴寺作正在吳中益可驗吳中半夜鐘為信然又

觀江南野錄載李昇受禪之初忽夜半一僧撞鐘滿州皆驚召將斬之曰偶得月詩云云遂釋之或者謂如野錄所載則吳中以半夜鐘為異僕謂非也所謂半夜鐘蓋有處有之有處無之非謂吳中皆如此也今之蘇州能仁寺鐘亦鳴半夜不特楓橋爾又人定鐘事見唐柳公綽傳

宣帝之致良吏

漢循吏傳序載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

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僕謂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宣帝致此者於久任勸勵之外又有所謂保全之術使之不能動搖故其得以肆志於職業間而無恐懼不安之態是以成久任之治效也觀王嘉嘗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以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知宣帝致當時良吏又濟以此術不因王嘉言孰從而知之

丹陽有數處

今潤州丹楊館書從木其屬縣丹陽書從自或者疑之僕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楊江南地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抑又考之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為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為丹陽郡而以曲阿為丹陽縣然則今潤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不知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

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誤矣

劉夢得烏衣巷詩

劉禹錫金陵五詠烏衣巷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撫遺小說載六朝事迹云金陵人王榭航海入烏衣國事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劉詩指此僕謂劉詩之意蓋指江左王謝二家非言王榭也蓋謂江左王謝二家爲當時名閥多居此巷世代更改舊時王謝故宅今爲丘墟非復舊觀經過是處爲

之感傷所以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句此感傷烏衣巷之意爾若言航海王榭何必言尋常百姓家審此則劉詩之意明矣僕考丹陽記烏衣巷乃吳時烏衣營非燕子國烏衣之謂蓋王謝與王榭相類而又有烏衣之名或者往往誤焉烏衣張仲均家有陳唯室親染此詩謝字從言蓋此也後觀吳曾漫錄藝苑雌黃所說時與僕合但謂烏衣營者取軍兵所衣衣服得之未知是否

釋乳母之過

史遺載韓晉公爲浙東觀察有乳母求外事公欲殺

之顧況爲之營救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以某守法
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臥卽要乳母今爲
侯伯乳母焉用誠宜殺也公遽舍之僕謂顧況蓋用
郭舍人之術漢武帝乳母家橫暴有司請徙乳母家
於邊奏可乳母入先見郭舍人爲泣下舍人曰第行
見辭去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罵曰老女子陛下已
壯矣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乃
下詔無徙乳母罰譖之者此事見史記滑稽傳

五松事

緇素雜記云史記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

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唐陸贄松詩
不羨五株封李商隱有五松驛詩李白序謂風雨暴
作五松受職皆言五松事惟荆公詩老松先得大夫
封此爲得之僕謂黃朝英稽考未至耳非李白之徒
謬也按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爲五大夫
蓋當時大夫係封五株松非一松也是以庾信終南
山詩曰水奠三川后山封五樹松五樹松在唐人前
已如此言豈謂李白等謬誤朝英但見唐人有此數
處用五松事與史記之文不合故有是說不知此事
見於應劭所載而唐前人已用之矣

盤谷序

歐公跋盤谷序云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中縣令刻石於其側令姓崔名浹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未顯未為當時所宗故但云知名士當時送愿者不少獨刻此序蓋其文已重僕家有魯直所校石本與今刊本差異隱者之所盤無旋字有人李愿居之非爻字道古今以譽盛德非而字利澤施于人非於字惟適所安非之字弗可幸致也處污穢而弗羞呵禁弗祥皆非不字大丈夫之遇知於主用力於當世之為也無上字與所字盤

之士可以稼非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而湘非可灌可浴又無喜有賞怒有刑六字大率如此其後有高從所跋曰隴西李愿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進每韜光而自晦寄跡人世游心太清樂仁智於動靜之間信古今一人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縣大夫博陵崔君徠披其文稽其實是用命工勒石於谷之西偏以旌不朽云唐貞元辛未歲建丑月渤海高從所謂磨滅之文其全如此歐公謂令姓崔名浹而此謂姓崔名徠必有一字之誤觀前漢外戚傳湫穢不修非羞字

宮殿

石林燕語曰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其別名皆曰堂是也故詩曰自堂徂基禮言天子之堂初未嘗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宮甘泉殿蕭何傳言作未央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名宮疑皆起於此時僕觀黃帝有合宮堯有貳宮湯有鑿宮周有蒿宮楚有蘭臺宮韓有鴻臺宮齊有雪宮列子有化人宮神異經有天淫宮古之言宮者如此宋玉賦謂高殿以廣意商君謂天子之殿戰國策謂蒼鷹擊於殿上說苑謂齊有飛鳥下止殿前莊子謂入殿門不趨奉劔於殿下史記毛遂定從於殿上優孟入殿門古之言殿者又如此則知宮殿之稱其來久矣非但始於秦始皇也但殿未聞專名某殿而已此二字者上下通用不拘至尊如儒有一畝之宮象往入舜宮霍光第中鴉鳴殿前黃霸居丞相府舉孝子先上殿是也藝文類聚謂蕭何曹參韓信皆有殿

報羅二說

一雜說謂進士放榜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撫言又謂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歿後有開試前卒者謂之報羅二說不

同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六

長洲吳曜書
唐麒吳中刻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七

長洲王楙

姓名同者

漢刻中有鄭子真殘碑毀裂不容深考或者往往疑為谷口鄭子真以僕考之鄭子真見於所載者有二一即谷口者一鄭玄之孫見真誥谷口者係哀平之世鄭玄之孫計其時在三國而此碑乃靈帝熹平四年相去俱遠乃知又別一人是所見三鄭子真也想不到不止此僕因觀史傳閒集古人姓名同者至二百餘人後見益多不暇一一筆錄只如公孫弘有三人張

禹有四入其他如南宮适伏子賤朱買臣孔安國張長公揚雄龔遂之徒亦不止一人後周自有兩宇文貴前漢自有兩貢禹唐有兩李光進俱為將有兩裴巽俱尚主古有兩羿俱善射類說謂凡有三王喬以僕觀之亦不止此然古人姓名豈能括盡不過隨所見言之耳崇文總目謂有同姓名錄一卷名賢姓字相同錄二卷闕考隋志同姓名錄一卷乃梁元帝撰

東陽沈隱侯

今人言沈約則曰東陽僕考約為東陽太守非其末年官位齊隆昌初約以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明帝卽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永元初復為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梁武帝受禪為尚書僕射遷右僕射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遷尚書令改左僕射領中書令領太子少傅轉左光祿大夫約自東陽太守之後其履歷如是之淡亦旣居相位矣豈可但言東陽邪又約謚隱侯為其有懷不實故曰隱隱者貶詞非佳語也今烏戍西寺土地祠牌曰東陽沈隱侯祠似未為允又詩詞有沈腰清瘦之語僕又考之約之言曰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移孔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於傳文初無腰瘦之

語詞益述其意爾僕觀王約戲沈昭略曰汝是沈昭略何以瘦而狂此却有沈瘦二字

江革忠孝

家求江革忠孝王覽兄弟諸家注盡引後漢江革且後漢江革是江巨孝非忠孝也僕讀南史梁時亦有一江革年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為魏人所執詞色莊正不少屈服而歸梁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此正兼忠孝二事

漢賜金晉賜布帛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往往各因其時

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汝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訢尹翁歸等動與百斤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黃金尚積六十萬斤董卓郿陽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溫嶠庾亮荀崧楊珧等皆至五

千匹周復唐彬琅琊王伯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濬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之多也

退之淮西碑

唐史與三說皆謂退之淮西碑多歸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之於帝謂愈文不實遂斲其碑更命段文昌為之而丁用晦芝田錄則曰元和中老推倒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

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命放罪敕段文昌別撰羅隱石烈士說亦曰石烈士名孝忠猛悍多力嘗為李愬前驅一旦熟視裴碑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欹者再三吏執之詣前孝忠云云上因得淮西平賊之本末命段學士更為之二說皆謂因老卒推碑與前說不同又讀李商隱淮西碑詩曰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鼈戴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觀商隱所說又非關老卒推仆碑石乃為當時之人讒言所入天子自使人拽倒別刻文昌之作諸說

不同竝著於此

古人諺語

古人諺語見於書史者甚多姑著大略於此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曰家有千金坐不垂堂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曰一朝不朝其間受刀曰當出不出間不容髮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曰一人在朝百人緩帶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歿曰怒其室作色其父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曰生男如狼惟恐其廷生女如鼠惟恐其處曰穀弩射市薄命先歿此類不可勝舉今人有薄命先穿之說知此語久矣

唐宰相視事

唐宰相上事日用隔品致敬坐受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廷拜之禮自陳夷行始奏罷之按文宗時王

涯爲僕射當時御史中丞宇文鼎恥爲之屈奏僕射
視事四品以上官不宜拜涯建言與其廢禮不如避
位以存舊典帝詔尚書省雜議李固言受冊官始上
無不答拜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獨異雖相承爲故
事然人情難安豈可不改帝不能決竟用舊儀武宗
時陳夷行爲左僕射乃奏僕射視事受四品官拜無
著令比自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爲僕射下
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先
拜而後答拜以無二上故也僕射與四品官竝列朝
廷不容獨優左右僕射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
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有司約三公上儀著令詔可至
是始定夫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列拜階下
而僕射巍然坐受於堂上不幾於甚乎僕嘗考之唐
初未嘗有是禮自明皇尊崇張說乃始習爲故事初
非舊典說初行此時人亦驚異之或徵所從來說引
聖曆間李日及豆盧欽望同日拜相用此儀其言如
此初無據也

漢朝臣見三公禮

或者謂唐朝臣見三公禮則闢之矣漢世朝臣見三
公禮班史不載是以後世無聞焉僕謂漢世朝臣見

三公禮竝拜至丞郎見八坐皆持版揖事見漢儀及漢舊儀是以衛青為大將軍或謂汲黯大將軍尊重不可不拜黯謂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陳蕃為光祿勳范滂為主事以公儀詣蕃執版入閣至坐蕃下奪滂版滂投版振衣而起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之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閣宜省敬止在門漢世三公之禮與百僚絕席如此之異至入坐之禮則殺矣此有以見其大略沈約宋書亦嘗引以為言

唐階官之制

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封贈蔭子未至朝散雖職事官高未許易服色封贈之制雖宰相只許封一代其封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祿大夫許門設祭戟吏三十考轉銀青此其大略也僕觀白樂天為中書舍人知制誥元簡為京兆尹官皆六品尚猶著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脫青衫南宮啓請無多日朝散何時復入銜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八舍郎官換綠衣元微之作武儒銜陞朝散大夫制曰今由是級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樂天授朝散大夫制曰蔭子封妻豈惟腰白金而已權德輿罷相為檢

校尚書興元節度使改葬其父因表納檢校尚書請
回贈祖官不許納官特贈祖倖禮部郎中呂溫代鄭
相公謝戟十二枝表曰吏考三十始秩銀青戰勳十
二乃號柱國

省中畫壁白題餘未即青

魯直言唐省中皆青壁畫雪僕因考之漢省中皆粉
壁畫古烈士列女見漢官典職而沈約宋志亦曰郎
官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畫古列賢烈士唐翰苑粉
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臨幸中使懼而塗之是後皆
畫松鶴見李德裕詩畫壁看飛鶴注祕閣廊壁薛稷
畫鶴見鄭谷詩淺井寒蕪入迴廊疊薛侵因看薛稷
鶴共起五湖心畫斷云畢宏大曆二年為給事中畫
松石於左省廳壁集賢注記云集賢院南壁畫陰鏗
詩圖北壁畫叢竹雙鶴四庫當門畫夫子坐於玄帳
左右諸弟子執經問道東觀記謂靈帝詔蔡邕畫赤
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唐錄謂文宗自撰集尚書君臣
事蹟命畫於太液亭省禁畫壁見於所載班班若此
應劭謂畫堂畫九子母疑有所據

醉翁亭記

歐公作滁州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謂此

體初見歐公前此未聞僕謂前輩爲文必有所祖又
觀錢公輔作越州并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
其辨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
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
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
甚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嵇康幽憤詩

石林詩話曰嵇康幽憤詩昔慙柳下今愧孫登蓋志
鍾會之事僕謂鍾會所以害康者因呂安兄訟弟之
故觀其集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甚詳其間曰阿都

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擊都以子父六
人爲誓吾乃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
下包藏禍心密表擊都今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
都由足下之負吾也蓋康嘗爲安致解於其兄兄給
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爲是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
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繼有內負宿心外惡
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
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
之而晉史亦曰康與呂安及善安爲兄所枉訴以事
繫獄詞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紲乃作

幽憤詩蓋孫登嘗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
世此所以有愧孫之語樂天雜感詩曰呂安兄不道
都市殺嵇康

應璩百一詩

石林詩話曰梁鍾嶸論淵明出於應璩應璩詩不多
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
慎厥初與陶詩不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
法應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
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區區在位者何足以槩其心
哉僕讀雜體詩集應璩百一詩凡有五首不止一篇

所謂百一云者又不止文章錄一說凡有數說張方
賢楚國先賢傳曰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
示在位者咸皆怪憚何晏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
應休璉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孫盛晉陽
秋曰應璩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七志曰
應璩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謂之百一詩樂府廣
題曰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
故云百一應璩為曹爽大將軍長史前後為詩百餘
篇以諷爽揉以習俗之言傳會其意名曰百一爽卒
不悟以及於禍百一詩序曰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

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文章錄曰曹爽多
違法璩為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為百分有一補於時
政唐藝文志應璩有百一詩八卷鍾嶸謂應璩詩祖
魏文善指事得激刺之旨

白樂天詩紀歲時

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
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
大略可睹亦可謂詩史者焉僕不暇詳摘其語姑撫
其略如曰未年三十生白髮不展愁眉欲三十三十
生二毛三十為近臣又過三十二憶昔初年三十二

忽年三十四年已三紀餘我年三十六元和二年三
十七行年三十九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有女名金
鸞衰病四十身四十官七品四十已如此四十心如
七十人年來四十一病鬢愁心四十三面瘦頭斑四
十四髮鬢蒼蒼四十五衰頹江城四十六四十六時
三月盡鬢髮蒼浪四十七應悟前非四十九四十九
年身老日五十蹉跎得掌綸吾年五十加朝散五十
江城守白髮平頭五十人長慶二年五十一五旬已
過不為天前歲花前五十二五十二人頭似霜明年
半百又加三今年花前五十五猶去懸車十五載每

思兒戲五十六今年五十六蘇杭兩州五十七只欠
三年未六旬半百年過六年時身為三品五十八我
初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欲年六十始歸來天明
平頭六十人六十衰翁兒女悲不準儼身年六十六
旬猶健天亦憐冉冉老去過六十位踰三品過六旬
已過潘安三十年來歲年登六十二六十二三人六
十三翁頭雪白六十四年明日催行年六十四七十
我今欠五歲無喜無憂六十六相看七十欠三年六
十八衰翁今日行年將七十今年登七秩已開第八
秩悠悠七十春外翁七十髻三歲七十我年幸過之

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鬚白七十一七十三人難再
到七十三翁旦暮身七十過三更較希七十四年身
壽及七十五考本傳白公年七十五夢自三十至七
十五往往必見於詩又有公時十二三之句及數行
鄉淚一封書則題曰年十五時作王昭君詞則題曰
年十七時作少年已多病則題曰年十八時作我年
二十君三十又紀其少年之所作如此僕觀白公年
十八時謂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安彊壽考至
於七十有五而後不祿既有姬侍不能無耗蝕氣血
故壽夭雖係所稟然方寸泰然不汲汲於榮利是亦

養壽一端今士大夫精耗於內而神驚於外所以罕終天年觀白公之詩率多寬適有以驗其壽云

景帝殺周亞夫

容齋續筆曰景帝非殺卿大夫者獨至於周亞夫而忍為之何哉竊嘗原其說亞夫屯細柳天子勞軍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驅馳介冑之士不拜以軍禮見謂乘輿制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氣鞅鞅非少主臣見於詞色之間以是殞命其可惜也僕謂此說不然景帝忌刻少恩潁濱先生嘗言之矣其殘忍所及非特一亞夫而

已釋之以劾奏之恨斥歿鄧通以吮癰之怨餓歿鼂錯為國遠慮而誅歿此猶未也臨江王榮以母失愛使酷吏殺之吳王世子以博爭道提博局殺之梁王縱之驕復致於憂歿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肆其殘忍者往往而是安可謂景帝非好殺者獨忍於亞夫哉且天子勞軍細柳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驅馳介冑之士不拜正亞夫好處所以見治軍嚴整如此豈易得哉是以文帝改容禮敬勞軍而太謂亞夫豈得而犯以霸上棘門為兒戲其意可見異時以緩急真可將兵屬景帝文帝正以此得之景帝即位隨用以

平七國之難則亞夫軍容整肅其效立見僕嘗謂使
為將者人人如亞夫之治兵則兵何患乎不精敵何
患乎不克然則景帝之殺亞夫者正自其殘忍之性
殺臣下不以為怪雖如亞夫之挺挺亦所不免豈亞
夫有以致之邪前輩謂人主殺人不可使之手滑信
哉

退之琴詩

退之聽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
昂勇士赴敵場此意出於阮瑀箏賦不疾不徐遲速
合度君子之衢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
阮瑀此意又出於王褒洞簫賦褒曰澎溟沆瀣一何
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

言卷第二十七

長洲吳曜書
陳環顧鈴刻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八

長洲王楙

封贈外祖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
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祖
贈禮部郎中戶部尚書楊於陵請回贈祖贈吏部郎
中是以恩回贈其祖者也又如劉總外祖故瀛州刺
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為吾賢帥自義
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
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

恩回贈其外祖者也此例極多

二史贊論

前漢董仲舒贊曰劉向稱董仲舒雖伊呂何以加至
向子歆以為伊呂聖人之偶仲舒未及乎游夏伊呂
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班固引其三代評論如此後漢皇甫嵩論曰前史晉
平原華嶠稱其父先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
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
之捷本之盧植范曄引其三代傳聞如此范之較班
頗覺辭費

浮雲蔽日

潘子真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
日月也太白詩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蓋用此語僕觀孔融詩曰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
曹植詩曰悲風動地起浮雲翳日光傳玄詩曰飛塵
汚清流浮雲蔽日光史記龜策傳曰日月之明蔽於
浮雲枚乘詩曰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此皆祖離
騷雲容容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之意注雲氣冥
冥使晝日昏暗論小人之蔽賢也東方朔七諫亦曰
浮雲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又曰何汜濫之浮雲兮

蔽此明月顧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皆指讒
邪害忠良之意苻堅時趙整歌亦曰不見雀來入燕
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詩意重疊

續筆曰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檢點者如
杜老夔府詩前云滿坐涕潺湲後又云伏臘涕漣漣
白公寄微之詩一篇之中說酒十一句東坡中隱堂
五詩爲四韻亦有坡伏鼇崖伏龜之語近於意重僕
謂古人之詩古人之意也正不當以是論但晚輩規
倣前作不可用此爲格此魯男子所謂柳下惠則可

吾則不可豈失於檢點哉

名與本傳不同

古人名字有與本傳不同者甚多如晉書曰鄧艾碑
曰鄧艾疑古人艾又字通用如石經又用三德爲艾
用三德也後漢謂虞詡字升卿碑謂字定安陳寔字
仲弓碑謂仲躬論語曰申枨史記與漢碑皆曰申黨
唐涼國公主傳謂字華莊碑謂花妝史記始皇紀丞
相隗林觀鐵秤權銘則曰隗狀非林也有得漢周惡
夫印或疑惡非亞字劉原父謂亞惡二字古者通用
案史記盧縮孫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侯是矣海陸

碎事謂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淵明為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耳猶楊淵之稱楊泉非一字泉明也

道士鵝羣

西清詩話曰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案晉書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鵝非黃庭也僕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鵝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黃魯直詩為君寫就黃庭了不博山陰道士鵝梅聖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鵝皆承此謬或者謂晉史但言道士鵝羣不知穀何以知其為道士劉君也僕考晉帖獻之有劉道士鵝羣亦復歸也無乃據此乎

退之注論語

聞見錄曰張籍祭韓退之詩曰魯論未訖注手足今微茫是退之嘗有論語注而未成也今世所傳宰我晝寢作畫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是其所注者僕考李漢序退之集曰有論語注十卷後世罕傳然縉紳先生往往有道其三義者近時錢塘汪充家有是本王公存刊於會稽郡齋目曰韓文公論語筆解自

學而至堯曰二十篇文公與李翱指摘大義以破孔氏之注正所謂三義者觀此不可謂魯論未訖注後世罕傳也然觀聞見錄引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字今所行筆解無此語往往亦多遺佚或謂韓公所解多改本文近於鑿僕又觀退之別集答侯生問論語一書有曰愈昔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取信後生輩耳韓公以此自謂夫豈用意於鑿乎

三交百餘歲

僕髫鬣時侍叔父問路旁三交之說謂出於近時小說因閱類要見應璩一詩正有是語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交年各百餘歲相與鉏耒莠住車問三交何以得此壽上交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中交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交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哉三交言所以能長久乃知此古語爾

呼物之音

世為戲語嘲姓奚者以謂鴨姓奚呼奚必來因觀應劭風俗通謂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來不覺發笑又觀施肩吾詩曰遺卻白雞呼弚弚音祝得非朱與祝聲相近邪此語已見於古今呼犬為盧則戰

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令而盧之聲亦久矣

湖日蕩船

竹坡詩話曰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有可疑者如湖日落船明以落為蕩以余觀之落字為佳僕謂竹坡未參此語爾使其日晚泛湖此景便見其工正在蕩之一字勝落字遠甚此一字不但施於湖日為精明其他亦工如謝混詩惠風蕩繁圃姚合詩春風蕩城郭陸龜蒙詩微雨蕩春醉用此一字景象迴別

筆架沾雨

少陵詩曰筆架沾窗雨謂筆架為窗雨所沾耳開元遺事載蘇頌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石架津出以此占雨無失用此事亦未可知沾恐當作占又老妻畫紙為棊局見李秀四維賦畫紙為局削木為棊又無行亂眼多見庾信鵝詩雪光偏亂眼

太公之年

懶真子曰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曰太公九十乃顯榮東方朔云太公七十有二設謀於文武僕謂二說多有之不特此也如荀子曰舉太公於州人行年七十有二鄒子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說苑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

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淮南子曰
呂望年七十始學兵書九十佐武王伐紂魏志曰尚
父九十秉旄鉞白詩曰七十遇文王此類甚多然太
公遇文王之歲月無經典正文蓋嘗求之諸說互有
不同雒師謀注云文王旣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谿
之厓是太公遇文王於伐崇之年書傳云散宜生南
宮括闕天三子相與學於太公四人遂見西伯於姜
里是太公遇文王於被囚之年史記齊世家云西伯
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大作豐邑天下三分歸其
二太公之謀居多則是太公歸周又在斷虞芮之前
也左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
旣得太公相知之淡然後以武王娶其女文王受命
之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是時方娶其女此尤汗
漫難以稽考

唐人一詩見兩處

唐人一詩見兩處刊者甚多如萬愁生旅夜百病轉
衰年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此二詩旣
見姚合集又見王建集賃宅得花饒初開恐是妖此
一詩旣見楊巨源集又見王建集有月皆同賞無秋
不共悲此詩在盧綸集則曰憶司空文明在司空文

明集則曰憶盧綸不知果誰為也

郡守左符

唐故事以左魚給郡守以右魚留郡庫每郡守之官以左魚合郡庫之右魚以此為信自周顯德間廢而此制不可復唐之魚符即古者銅虎符之意也按古之符節左以與郡守右以留京師非謂留郡庫也謂郡守往回以所授之左符合京師之右符以防其偽其或遣使調發於郡國則請內庫之右符以合郡國之左符如魏公子無忌入王臥內竊虎符以召晉鄙之兵救平原之難是也大略如此然觀唐志謂符寶

郎掌國之符節藏其左而班其右環濟要略銅虎符竹使符中分留其左半以右半付之則知古之符藏其右而班其左後之符藏其左而班其右此為不同今刑統出左符以合右符是亦左者在內右者在外也說者謂請內庫之左符以合郡國之右符耳

禍福不相遠

漢高祖與盧綰同里日生及壯學書又相愛終之高祖帝漢盧綰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庚甲稍同禍福亦不甚相遠因而推之李濬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歿濬後一日歿李摯

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發科第同甲子又同門摯嘗答
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武元衡與李吉
甫同年又同日為相及出鎮又分揚益至吉甫再入
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夢元衡後一年
以吉甫生日受害其禍福之同有如此者

諒闇登遐

吳曾漫錄曰孫綽表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不勝
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雖人
臣亦可以言諒闇也僕謂人臣而稱諒闇不特孫綽
也晉人如山濤居母喪詔曰山太常暑諒闇情在難

奪蓋當時未甚避忌故爾又如登遐二字晉人臣下
亦多稱之如夏侯湛曰我王母登遐孫楚除婦服詩
曰神爽登遐忽一周又諫王驃騎曰奄忽登遐自此
稱登遐者不少亦當時未避忌爾然不可謂臣下亦
可稱也案闇字何休讀為音鄭氏讀為音白樂天詩
曰商宗諒闇中讀為暗

事有定數

灌口城漢灌嬰所築至建平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
適中舌甃得石函銘曰漢六年穎陰侯開下云三百
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

為己瑞樛里子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
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考樛
里子至漢高帝造二宮之時實一百有三年夫以一
井之開塞二宮之建初其先定已如此況他事乎要
知萬事皆有定數世徒知一井開於孫權而不知已
定於三百年之初世徒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
知樛里子已定於百年之始矣蓋戰國之士多深於
數所以能知未來之事至漢猶然

禽經

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

啼鶯語章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
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僕因求之禽經止一卷
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
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為觀
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
如鶴以怨望鵠以貪顧雞以嗔視鴨以怒瞋雀以猜
懼燕以狂盱鶯以喜轉鳥以悲啼鳶以飢鳴鴿以潔
喉梟以凶叫鷓以愁嘯鵝飛則蟻沉鷓鳴則蚓結鵲
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銳而善啄水生
之鳥味多圓而善啜短腳者多伏長腳者多立凡此

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白
僕又觀之如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
頸野鶴傳枝此見變化論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鷓鴣
以睛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瞰雞睨鳥無肺胃蜃無
臟見崇有論此類甚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夷白謂
禽經非後人作僕考古今羣書類目竝無禽經又觀
三國志陳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及諸相印相笏等
經謂皆出於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
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作埤
雅謂師曠作

古今之學

范曄後漢論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
者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顏氏家訓曰古
之學者為己輔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
古之學者為人行道以濟世也今之學者為己修身
以求進也二說不同皆非吾夫子之意

慨慷等語

漢皋詩話曰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之類方
可縱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慨慷之語後人亦
難放效僕謂慨慷二字退之東野亦有所祖非二公

自為也然慷字多作平聲用觀曹孟德短歌行曰對
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
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第一章協歌何多第二
章協慷忘康退之東野輩蓋祖此非特二公也前後
名人如左太沖張文昌王昌齡岑參等皆用此語僕
不暇縷舉如岑參詩廿五韻竝於平聲方字韻押其
一聯有曰蒼然西郊道握手何慨慷是皆有慨慷之
語古人顛倒用字又不特慨慷二字而已悽慘作慘
悽琴瑟作瑟瑟參商作商參皆隨韻而協之耳又如
曹子建袁陽源等皆以西字與先字協則漢趙壹蓋
嘗如是潘安仁等以負荷之荷作平聲協則班超贊
固已然矣班超贊又出於楚辭蔡寬夫詩話謂此體
至魏晉猶在僕謂不但魏晉六朝尚然如王韶之詩
是也類而推之何可勝數又如綢繆二字張敞則曰
內飾則結繆綢

心堅石穿覆水難收

世言心堅石也穿案真誥昔有傅先生者少好道入
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
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當得道其人乃晝夜
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故魯

直觀伯時畫馬詩曰木穿石盤未渠透卽此也又言覆水難收案姜太公妻馬氏不堪其貧而公及太公既貴再來太公取一壺水傾於地令妻收之乃語之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光武詔亦嘗引此

盧氏四世

唐盧懷謹清素有守爲時名相懷謹少子奕歿於祿山以貞烈著見忠義傳奕子杞佞邪誤國見姦臣傳杞子元輔端靜純正能紹其祖烈盧氏四世趨操不同如此君子惜奕之後有杞而又喜杞之後有元輔也故元輔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士大夫有病其父祖之辱勉自修飭以贖其過正君子世論之所淡予此周王命蔡仲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而沈勁所以盡奴節以刷沈充負國之恥者蓋知此也

唐書用媒蝎字

或者議宋景文公修唐書用媒蝎二字司馬遷用媒藥二字僕觀曹氏藉田論曰封人補以輕鑿脩鉤太樹之蝎者曰不識天下亦有蝎乎曰三苗共工非堯之蝎與齊之諸田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乎宋公之意本此

野客叢書卷第一
長洲吳曜
唐顧吳中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

後宮嬪御
長洲王楙
楙字子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
御自世婦以下不過備後宮侍御給使之役而已豈
必皆在寵幸之數毛詩正義謂百二十人排次當夕
各有定期半月周徧此說似拘其說引內則妾雖老
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日不御則怨曠故諸
侯之制五日一御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
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則自九嬪以

下九九而御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御女八十一人當
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
人當一夕十五夕而徧自望後反之以御女八十一
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
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三十
日再徧與望數相期當以九人當一夕半月之間百
二十人俱徧後半月復然周而復始其說如此不知
其果然乎今貴公子多畜姬媵倚重於區區之藥石
伐真氣而助彊陽非徒無益反以速禍雖明理君子
如韓退之有所不免情慾之不可制如此故士大夫
以粉白黛綠喪身殞命何可勝數前覆後繼曾不知
悟射工狐狸工於迷人正自不能不爾嗚呼安得廣
成子之術告之哉

檄楚相文

張儀相秦為文檄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
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此段文連五句
用我汝意其回互若此甚與子胥謂夫差我令而父
霸等數語同

石頭石城西塞

有兩石頭一在豫章一在金陵在金陵者所謂鍾山

龍蟠石頭虎踞王處仲蘇峻之所據之地也在豫章者卽韓退之次石頭驛詩是也晉殷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之日得書百函次石頭悉投之水中吳曾漫錄謂傳言太都而不言次豫章疑投其書於金陵之石頭爾非豫章也然而豫章有投書渚者後人意之耳有兩石城一在金陵一在竟陵在金陵者卽左思所謂戎車次於石城者在竟陵者卽莫愁所居之城也而周美成詞乃以金陵石城爲莫愁事用無乃誤乎有兩西塞一在霅川一在武昌案唐書張志和傳謂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若霅間又志和詞中有霅谿灣裏釣魚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霅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城洪內翰作西塞漁社圖亦嘗辨此而漫錄乃謂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見亦誤矣

五言詩

晉唐以來文人類多以五言詩起於李陵或者又引毛詩五言之句謂李陵五言出於三百篇之詩僕謂是則然矣往往李陵之詩首尾徹章皆以五言前此未有攷耳僕觀徐陵玉臺新詠有枚乘雜詩九章皆

五言徹章此正明為五言詩者在李陵之前若是則豈可謂五言詩起於李陵乎林少穎先生所類觀瀾集收枚乘詩數章題曰古詩注謂不知時代又失姓氏但云古詩林先生未見玉臺新詠故爾

鷓冠子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生歿之說自秦後賈誼獨窺其奧其為長沙傳賦鷓自廣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離形超然得喪乘流則逝得坻則止其生兮若

浮其歿兮若休泛乎若不繫之舟此語自漢以來皆不能出其右漢文帝朝惟賈誼穎然獨出論性命盡天地後世無以加也僕謂誼此等語皆出於鷓冠子案袁淑真隱傳鷓冠子楚人隱居溪山以鷓為冠號鷓冠子著書言道家事馮諼事之顯於趙劉向亦載其事前漢藝文志有鷓冠子一篇今所行四卷十五篇如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物使之然皆出於是韓退之獨非其書以為好事者偽為是本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之有取於此也晚進小生不敢妄據此書書此以俟識者

武王鏡銘

唐太宗曰朕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此正周武王之意案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知吉凶非出於此乎

用張家故事

張子野晚年多愛姬東坡有詩曰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案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漢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又曰張祐妾名燕燕其事蹟與夫對偶精切如此鶯鶯

對燕燕已見於杜牧之詩曰綠樹鶯鶯語平沙燕燕飛前輩用者皆有所祖魯直作蘇翰林出游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皆用本家故事而不失之偏枯可以為法也僕嘗有一詞為張儀真壽曰三傑後福壽兩無涯食乳相君功未既媿眉京兆眷方滋富貴莫推辭門兩戟卻棹一綸絲蓴菜秋風鱸膾美桃花春水鱖魚肥笑傲雪谿澹

杜詩用玉盤二字

吳曾漫錄曰梁沈約詩黎詩摧折非所恠但令入玉盤梁簡文朱櫻詩已麗金釵瓜兼美玉盤橘故子美

詩竹裏行廚洗玉盤僕謂前後賦果蓏用玉盤字何可勝數不獨此三人而已如江淹楊梅頌云為我羽翼委君玉盤梁武帝詩玉盤著朱李金栝盛白酒梁簡文橘詩無假存雕飾玉盤予自嘗徐摛橘詩愧以無雕飾徒然登玉盤謝惠連橘賦受以玉盤登君子堂吳均橘賦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王維櫻桃詩中使頻傾赤玉盤似此甚多不可縷舉漫錄謂子美用此二字起於沈約非也

挽河洗兵

吳曾漫錄曰杜詩有洗兵馬末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案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僕觀梁簡文詩洗兵逢驟雨送陣出黃雲裴行儉碑曰洗兵諾真之水刷馬草心之山此皆有洗兵之語所謂挽天河語子美之前罕聞張說詩貫索挽河流

一頓

漫錄曰食可以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僕謂頓字豈惟食可用如前漢書一頓而成是言事也唐書打汝一頓是言杖也晉書一時頓有兩玉人是言人也宋明帝王忱嗜酒時以大飲為上頓是言飲也

豈獨食哉續釋常談引世說以證一頓二字出處不知二字已見前漢書矣

陳平祖人故智

陳平祖人故智如說漢王曰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疑其心破楚必矣此意出於尉繚子尉繚子說秦王曰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羣臣以亂其謀不過二三萬金卽諸侯可盡矣又如當諸呂用事之時日飲醇酒戲婦人此意出於信陵君信陵君自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之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平之二策無乃祖此乎石林謂飲醇酒戲婦人以遠世故蓋自陳平以來用此策失記信陵君之事乎

俗語有所自

吳曾漫錄曰江西俚俗罵人曰客作兒案陳從易寄荔枝與盛參政詩橄欖爲下輩枇杷客作兒僕謂斥受雇者爲客作已見於南北朝觀袁翻謂人曰邢家小兒爲人客作章表此語自古而然因知俗語皆有所自近龔養正作續釋常談二十卷僕病其未廣更欲續之未果姑疏大略於茲樓羅見南史噤門見晉書主故見東漢人力見北史承受見後漢證左見前

漢相僕見吳書直日見禮記注門客見南北史察子
 見唐書駟僧見前漢求食見左傳措大見唐書高手
 醫見晉書小家子無狀子見前漢浮浪人見隋書茶
 博士見語林酒家兒見樂布傳廚下兒見吳書家常
 使令見衛子夫傳快活三郎見開元傳信錄掉書袋
 見南唐書同年爰見劉禹錫集注齋襯錢年月日子
 入粗入細看人智曉見南北史近市無價見曾子巧
 詐寧拙誠見說苑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見曹植
 詩賣漿值天涼見姜子牙語近朱赤近墨黑見傅玄
 太子箴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教婦初

來見顏氏家訓生為人所盟嚼為人所懽快見左
 雄語舉頭三尺有神謂亂謂徐鉉語龍生龍鳳生鳳見
 丹霞語對牛彈琴作謂為謂醫謂冷灰豆爆皆見禪錄似
 此等語不可枚舉今鄙俗語謂不在被中眠安知被
 無邊而盧仝詩曰不予衾之眠信予衾之穿謂一日
 不作一日不食而趙世家曰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謂
 讓一寸饒一尺則曹氏令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謂
 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而曹氏令曰三世長者知
 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又如謂一雞似一雞鳴此語
 亦有自也觀前漢鄧都傳曰亡一姬復一姬疑是此

意譌一姬爲一雞耳

白鷗波浩蕩

漫錄曰東坡謂杜詩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波乃
沒字謂出沒於浩蕩間耳漫錄謂予觀鮑昭詩有翻
浪揚白鷗李頎詩有滄波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
以波浪此又何邪僕謂善爲詩者但形容渾涵氣象
初不露圭角玩味白鷗波浩蕩之語有以見滄波不
盡之意且滄波之中見一白鷗其浩蕩之意可想又
何待言其出沒邪改此一字反覺意局更與識者參
之或者又引鷗好沒爲證僕案禽經鳧好沒鷗好浮

東坡賞花詩

漫錄曰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朝酣
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南部新
書記嚴憚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柸盡
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
僕謂用前人一聯足以已意古人蓋有此體觀宋于
侯董嬌嬈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
對葉葉自相當而曹植豔歌曲曰出自薊北門遙望
湖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但易枝值二字而
已意則一也唐人詩多有此體如昌黎詩舉世盡從

愁裏老誰人。冑向歿前休。而杜荀鶴則改一字曰誰人。冑向歿前間是也。

棠陰蠻榼

頌人惠愛用棠陰事本召伯蔽芾甘棠之義據詩無陰字然用棠陰字久矣如謝莊策文棠陰虛館梁簡文詩棠陰君詎隣是也又有一棠陰事見沈約碑曰痛棠陰之不留注落棠山日入之地今人類知棠陰為甘棠之陰而落棠山事鮮有知者白樂天詩有兩小蠻事如楊柳小蠻腰卽公侍姬也如曰小花蠻榼二三升曰還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此小蠻乃酒榼

名耳

功參微管

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淡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管功淡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任彥升彈文曰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取毛詩言提其耳之義謂言提歇後語陳梁書中亦有是語

不磷不緇

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今讀磷字多作去聲讀緇字多作平聲而古來文人以磷字爲平聲如摯虞傳咸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緇字作去聲協見沈約高士贊今禮部押韻緇字只平聲一音蓋當時未分四聲故爾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去聲讀故高適詩憶昔相逢論久要晒君與我輕常調曾文清公詩久要不忘吾輩事交情自昔幾人全皆作去聲用而張孟押韻作平聲收謬矣又如君子道長稱物平施長字施字竝合作去聲讀而傳咸韓退之詩梁氏詔竝作平聲用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而傳咸高祖贊作平聲協此類難一二記

續釋常談

龔養正著續釋常談僕恨其搜羅未至推究未廣蓋嘗以耳目所及拾其遺者疏大略於前矣所謂推究未廣者亦匪一端姑摘其顯然者言之如家貧親老則引新序問丘印之語不知子路曾子蓋嘗有是言如痛入骨髓則引吳王濞鄒陽之語不知越句踐晉文公夫人樊於期韓信亦有是語如親家公則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北史汲闌干則引談數魏元景不

知已見於吳越春秋人倫鑒則引南史不知已見於後漢書所謂驕子所謂太公所謂博徒竝引後漢書不知皆見於史記所謂姑夫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禮記所謂姊夫引元氏集不知已見於三國志所謂市買引魏略不知已見於田蚡傳所謂待罪引韓延壽康衡不知已見於季布所謂一通引獨斷不知已見於仲長統所謂某甲引三國志不知已見於左傳注所謂郎君引世說不知已見於後漢書焦仲卿詞此類不一雖然天下之書豈能徧睹持尺寸之綆而欲窮萬丈之泉多笑其不知量也

養鷹化鳳

陳登謂呂布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以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颺去權翼拾其說指慕容垂謂苻堅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颺去皇甫嵩謂董卓曰昔與公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范雲拾其說謂江祏曰昔與將軍俱為黃鵠今將軍化為鳳凰

唐突

漫錄曰律有唐突之罪按馬融長笛賦犇遯碣突注徒郎切以唐為碣李白赤壁歌鯨鯢唐突留餘跡劉

禹錫鏡詩瓦礫來唐突此唐突字魏曹子建牛鬪詩
行彼土山頭歛起相搪突見太平廣記僕謂碣搪唐
三字不同皆一意爾東漢陳羣曰蕪菁唐突人蔘在
諸人之先正用此唐字若引曹子建詩用搪突字則
魏志子建謂韓宣豈應唐突列侯又用此唐字矣晉
人無鹽唐突西施之語乃用漢人之意豈但見於唐
人劉李二公而已漢碑有乘虛唐突之語孔融傳有
唐突宮掖

青谿一曲製一弄

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谿訪鬼谷先生所居有五
曲一曲製一弄有游仙曲綠水曲馬融甚異之文類
俗說曰郗僧施青谿中汎舟一曲處輒作一篇詩謝
益壽見其詩而歎曰青谿之曲復何盡

前輩與叔手帖

漫錄曰晏元獻與兄手帖曰殊再拜莊客至知大事
禮畢云云此外希順變不備殊再拜十一哥十一嫂
僕家有富鄭公一帖正與晏元獻一同前後皆云弼
再拜幾叔幾孀乃知前輩以再拜二字施於尊長不
肯輕用而今人或用此二字則以爲輕已雖平交亦
不敢況兄與叔乎

集靈宮

漫錄曰文忠公集古錄謂武帝集靈宮他書皆不見
惟見西嶽華山碑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從孝成帝
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在華山下武
帝所立欲以懷集仙者僕觀三輔黃圖有集靈宮集
仙宮俱在華陰縣界豈得謂他書皆不載惟見華山
碑漫錄引桓君山序見亦未廣也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

長洲王楙

古本漢書

前輩論作史諸王合自敘一處如陳書唐書之類正
得其例然往往多混於諸傳之中其體蓋祖班固西
漢之作不知班史以諸王雜於諸傳之間者蓋今本
爾古本班史正自別作一處按劉之遴傳鄱陽嗣王
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
十三王武五王宣元六王雜在諸傳後古本悉類外
戚傳下陳項傳前則知古本班史蓋如此分於諸傳

之中者乃後本爾不特此也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古本敘傳號中篇今本稱為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徇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似此九十條今本與古本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見蕭琛傳

猫鬼

南北朝多事蠱毒有所謂猫鬼者觀隋獨孤庵傳其家每夜以子時祀猫鬼言子者鬼也其猫鬼每殺者所歿之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故當時下詔禁之

甚力謂畜猫鬼之家投四裔僕始不曉猫鬼為何物因觀巢氏病源知猫鬼乃老狸寫物之精變而為鬼蟻而依附於人人畜之以毒害人其病心腹刺痛食人腑臟吐血而死乃知猫鬼如此

邊韶晝眠

宰予晝寢夫子譏之寢者寢室也蓋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非謂其晝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晝眠之理後漢書載邊韶晝日假寐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聞而應之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

但欲眠思經事此雖一時戲語以僕觀之韶之為人計每每好睡故弟子有此嘲非為其一時假寐而為是言也觀韶為塞賦曰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觀此有以驗其好睡云

王播入相

人不疑伯夷之貪不信盜跖之廉何者以其不貪不廉之實素著於聽聞人信之極也惟其望實不著而處於不夷不惠之間此疑心所不能免因觀唐文宗相王播一事知一時之毀譽亦有屈於名實者唐史

載王播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時論鄙之考其時正文宗卽位之初太和元年事僕謂文宗固柔懦然踐祚之始方以儉德率下不應受王播所獻與之爲相蓋其獻賂事在敬宗末年文宗初卽位適除爲相天下事適相符合此類甚多毀譽之際可不察夫

麋鹿性異

人之服藥當深辨陰陽之性與夫本末功用之宜蓋有同等藥物而陰陽實相反者又有一體氣血而功用之不同者如麋茸鹿茸是也今士大夫多以麋鹿茸爲補精益血之劑而一種用之而不知二者之性元自有異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案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隕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故知二者陰陽之性不同也今夫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末者角也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埤雅曰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角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惟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莫能

及之此骨血之至强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
髓也頭為諸陽之會與諸處血不同今人刺麋鹿血
以代茸者謂茸亦血此又謬也

聘后金數

漢高制聘皇后儀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黃金
五十斤馬四匹晉宋納后皆嘗引以為言而平帝納
王莽女有司奏漢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
百萬莽深辭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
媵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成帝納梁
冀女弟有司奏案漢儀依孝惠帝納后故事金二萬

斤視漢高初制頓增百倍其懸絕如此

畫龍不成

後漢孔僖因讀夫差事歎曰辟如畫龍不成反類狗
者也劉注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以為畫龍僕
謂此非誤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爾正如令狐德棻
後周書引韋法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同
意是亦避虎字也

得一順天錢

龐元英文昌錄曰後唐同光三年洛京蕃漢馬步使
朱守殷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得

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沈存中筆談亦曰熙
寧中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錢文皆曰順天得一僕
考唐書志史思明據東都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
分以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
其文曰順天元寶龐始疑史傳無此年號後得錢氏
錢譜乃知史思明鑄僕謂此見唐書甚明元英其未
考邪僕家舊有得一元寶一錢字文方重如顏體輪
郭甚古後為好事者取去今此二錢人家往往有之
其唯聖人乎

蜀志引易曰亢之為言也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
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梁書
引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其視今易
皆去其唯聖人乎一句蜀志謂知得失存亡而不失
其正此句甚非今易中語王肅謂易上句作其唯愚
人下句作其唯聖人不知上下皆作其唯聖人者正
如論語天何言哉禹吾無間然之意

白樸

僕讀元微之詩有曰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樂天於
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為矜式禁中號為白樸

每新入學求訪寶重過於六典檢唐藝文志及崇文
總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
樸開帙覽之卽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爲卷上中下
三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
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
類以規後學者

健兒跋扈

漫錄曰今以軍爲健兒往往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爲
證非也按世說祖逖過江常使健兒鼓行劾鈔東晉
時已有健兒之稱僕謂健兒之名見於東漢觀朱遵

戰歿吳漢表爲置祠爲健兒廟又見於三國志甚
不可引東晉爲證也又曰梁冀跋扈跋扈二字見詩
注毛詩曰無然畔援注畔援猶跋扈也班固高祖紀
贊曰項氏畔援注跋扈僕謂鄭注班史皆後漢人語
王莽時崔篆慰志賦曰黎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
睢此語朱浮傳光武詔曰赤眉跋扈長安又在二公
之前馮衍志賦亦曰始皇跋扈兮云云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韓信破趙得廣武君解其縛東鄉坐西鄉而師事之
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曰亡國

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臣何足以權天下事乎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不知廣武君正得百里奚之意繆公獲百里奚歸釋其囚與語國事百里奚曰亡國之臣何足以問越王云云范蠡亦曰敗軍之將不可語勇繆公謂百里奚曰虞君不用子故止非子之罪也繆公與語三日大說

八珍

今俗言八珍之味有猩猩脣鯉魚尾與夫熊掌之類觀李賀曲曰郎食鯉魚尾妾食猩猩脣其說舊矣又

觀呂氏春秋伊說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紂作象箸必為玉栝玉栝必盛熊蹯豹胎晉靈公食熊蹯膾不熟

角里

四皓中角里先生角音祿今呼為閣里則發笑僕考之祿亦角也魯直詩曰阿童三尺箠御此老殼鯨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雖讀為祿實則角爾魯直此語豈無自哉傳玄盤中詞曰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是亦以角為祿也按玉篇廣韻注二音皆通用羣經音辨古岳切獸角也禮黃鍾為角音祿又

如字資暇錄謂孔氏祕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為祿里謂詩角里為祿里漢魏之人多然如繁欽祿里先生訓亦書為祿資暇錄所謂孔氏祕記者孔氏卽孔安國其祕記不可得而聞其事見抱朴子

小名犬子

前漢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旣長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所謂犬子者卽小名耳然當時小名小字之說未聞自東漢方著相如小名父母欲其易於生養故以狗名之逮其旣長向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故更名相如今人名子猶有此意其理

甚明非謂其少時學擊劍而名犬子也觀者不可以上文惑之師古注謂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此說未盡洪駒父作侍兒小名錄或者又作續侍兒錄謂控羅盡矣觀諸書知尚多遺逸欲更續之未暇也往往見古人小名小字者又不得不信因而筆之得八百來件而侍兒倡優等名不錄也可為五卷愧未甚廣唐藝文志宗文總目皆謂陸龜蒙有小名錄五卷恨不得而見之

僮約香方

前輩多謂漢王褒僮約魯直效之作跋奚奴文僕謂

魯直之前石崇效之嘗作奴券矣唐侯味虛祚百官
本草賈志忠作御史本草或者謂前此未聞僕謂此
意祖范曄和香方曄撰香方悉以比類當時之士如
曰麝本多忌比庾炳之苓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
溼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
之丹松蘇合比慧琳沈實寡和以自比況所不同者
此以人彼以官耳

以點心為小食

漫錄謂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為點心自唐已有此語
鄭僂為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小食亦罕
知出處僕謂見昭明太子傳曰京師穀貴改常饌為
小食小食之名本此又謂陳江總怨行詩曰團扇篋
中藏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情按羊侃有舞人腰圍一
尺六寸時人咸推掌上舞僕謂趙飛燕體輕能掌上
舞見外傳漫錄何舍此舉彼邪

民應如蘭

班固作文帝敘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用論語君
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意也而潘岳作晉世祖誄曰
我德如風民應如蘭傳玄四箱樂歌曰上教如風下
應如卉古詩曰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鳧而沈約詩

曰盈尺書綢繆欲寄東飛鳧

五總龜九齡

唐書載殷踐猷博學與賀知章相善知章嘗號為五總龜謂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而顏真卿所撰踐猷墓碑曰顏元孫韋述賀知章陸象先與踐猷凡五人相聚故曰五總龜其說不同又今稱一齡為一年如揚子童烏九齡孫綽越在九齡皆以九齡為九歲不知文王世子夢帝與我九齡以九齡為九十歲矣

火浣布

嘗見一雜說論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織不知孰是僕謂二說皆有之觀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又按沈約宋志炎洲在南海中有狷狃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山國家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焦得火則皮白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織布為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為布也

足寒傷心

龔養正續釋常談謂足寒傷心人勞傷骨見朝野僉載俗諺篇僕謂此語引者甚多其源出於黃石公三

略其間如劉子五代史皆嘗引以為言不但僉載也
賈誼書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董仲
舒策曰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
在鎔惟冶者之所鑄此等語皆見管子

劉琨盧謏贈答詩

文選載劉司空琨盧中郎謏贈答詩止一二首而琨
文集載贈答詩往返四首琨重贈盧謏詩有曰功業
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
百鍊剛化為繞指柔今選本傳俱載是詩而不聞盧
謏所答按琨集中有謏答曰誰言日向暮桑榆猶啟

晨誰言繁英實振藻耀芳春百鍊或致屈繞指所以
仲皆答其意也又按琨集先是盧子諒謹牋詣劉司
空拜贈司空詩然後劉司空答子諒書與詩云云今
選先載答而後載贈失其序矣鍾嶸詩品曰越石詩
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悽廢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
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慨之詞中郎仰
之微不逮矣觀此有以見二公之淺深考唐藝文志
劉琨集十卷僕家藏正本十卷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

長洲吳耀華
黃周賢

野客叢書附錄

長洲王楙

野老記聞

先人舊在唯室陳先生講席及見諸所從游如和
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記聞數篇未暇詮次姑錄
梗槩於此

林文節作啓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
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鼂董
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
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

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制行
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
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艸艸蘇見
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邪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
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
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
雖汝軼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
將誰懟

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
書如近世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真畫也太史公如郭

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然而使去是而忘服者
在筆墨之外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
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為善善
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
誓師出抗而歿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
野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

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華
書生子瞻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

蔡元長作間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

退之作平淮西碑功歸裴度李愬不服後命段文昌
爲之東坡作上清儲祥宮碑後坐元祐黨人所爲命
蔡元長易之文詞相忤什伯矣

蔡元長題泗州塔名泗州大聖之塔及魯直過改題
爲大聖僧伽之塔

靖康末虜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云無德者亡
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等語無非
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
胖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
表云上皇勸勤授皇圖於元子微臣攝直適視草於
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司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餘篇皆求瑕語余欲
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晁說之以道自云受學於司
馬公因作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果云見以道可謂不
善學柳下惠矣

國朝修史書盜賊王捉鬼之屬不滿數千人亦載於
史義似未安齊豹書盜而不名春秋之法也
狄青爲樞密使自恃有功驕蹇不恭怙恃士卒每得

衣糧皆負之曰此狄家爺爺所賜朝廷患之時文潞公當國建言以兩鎮節度使出之青自陳無功而受兩鎮節旄無辜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對上道此語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情所以有陳橋之變上默然青未知到中書再以前語白文公文公直視語之曰無他朝廷疑爾青驚怖卻行數步青在鎮每月兩邊中使撫問青聞中使來卽驚疑終日不半年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謀也

蔡京爲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蔡元康濟問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諸宦者京得志則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亂靖康初貶京分司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葬下方惟濶子通隱於吳吳人宗之以詩行其詩格高下似晚唐諸人絕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言褻語使驢兒馬子決驢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云清寒入山骨州木盡堅瘦子通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得著也余問何至曰子通及識蘇公蘇公之譏評詩文殆無逃者子通必嘗見蘇於蘇故終身銜之

李景夏問章子厚曰鄒浩諫立后何不與聞曹場了

却實獲遠取就其名聲子厚自失良久曰君不知先
帝怒甚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鋪敘
孫善點綴

林季野觀魯直詩細釋再四云詩未必篇篇佳但格
制高耳

蔡京與了翁有筆研之舊了翁漢疾之嘗入朝已立
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
不瞬謂同省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
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有不怒何邪了翁誦老杜詩

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國家之
大賊天下之大賊遂以急速公事請疏京悻逆姦詐
十事

楊龜山見李伯紀責降中造宅謂人曰李三好閒不
得

余嘗論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
自少壯至老熟猶旦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變
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
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

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
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
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
宜深戒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
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寢衰矣
凡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
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
篇文體既已了然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語
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於
此數者之中只作一事工夫恐未爲盡善耳此唯室
看史法

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
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
意不盡尤爲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石林每夜必延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聽者不悅
翁翁又請說春秋邪

石林作文必有格昭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館於

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閭門人有見之者方坐
復有謁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編書題云文格
十七啓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當時相類者
石林凡看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
用作四六顯達用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
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

陳瑩中云元豐乙丑爲禮闈檢點官時范淳夫同在
院與淳夫同舍因語及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范公言
惟伯淳先生能之余問曰伯淳謂誰范公默然久之
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

之余時年二十九自是常以寡陋自愧

易乾卦一陰生爲姤二陰生爲遯陰小人象陰至於
二則二與五相應是君子與小人相應而君子則當
遯矣故二陰生卦則爲遯此沈潛道源云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摩地以行呼之
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卽蚯蚓之大
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爲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說者以爲苙闌也非也香白苙之類異名豚之所甘
旣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

秦相檜自遭施全見刺之後常獨處一閤雖奴僕非命不敢輒入季年違豫三衙楊存中成閔趙密往問疾召入室中款語久之言及近日表勳酒頗佳表勳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復坐顧無僕從自攜出室亦見駕馭之術

稅欲外嚴而內寬酒欲內嚴而外寬

顯仁遺詔曰東宮有千八百三十萬緡奇數為獻遺世多疵文潞公遺張貴妃燈籠錦事甚曖昧蓋家人之節不謹故爾文公初不知也然公安受其謗而不辯益見文公之容

釋氏但知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原其學本於和順於道德至理於義則違之故治國不得

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風宰相與庶官書啓具銜前名後押字外封全寫銜封皮上頭乘簽子云書上某官士人用名紙有官卽不用弔慰人卽用名紙如見士人敬之者亦用門狀見常人卽以手狀

野客叢書附錄

垂成非冬朔豐安
羅書寔無難解

宋王先生壙銘

學生通直郎權發遣安豐軍事沿邊都巡檢使

郭紹彭撰

學生通直郎知台州天台縣主管勸農公事盧

憲敬書

學生新楚州司法參軍張愿題蓋

嘉定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笠澤王先生以疾終其年

九月二十四日葬於吳縣橫山先隴之側其孤德文

號泣致書走介千里訴曰先君不求聞達所以傳信

於後者必託諸銘君從先君游知之實詳敢請紹彭

先大夫僑居笠澤先生年甫弱冠籍籍有能文聲先
大夫禮致齋館喜曰汝得所矜式矣受業六載開迪
弘多先大夫日夕相與優游宴處定爲文字交繼宰
華容力挽偕行先生以親老辭雖相望荆浙先生得
一善必以告紹彭先大夫一觴一詠未嘗不屬意先
生也先大夫平時許與每以遠者大者期之曾不少
見於世則次其顛末今何敢辭先生諱楸字勉夫家
本福之福清自其曾大父徙平江後居笠澤先生質
稟穎悟趨向端方少失所怙事母以孝聞與人交誠
實無虛語有義事雖窘匱必竭力爲之清澹寡欲刻
苦嗜書寬厚長者恥言人過鄉里皆稱爲善人君子
少嘗有志功名蹭蹬不偶自母夫人歿悉棄所習不
復逐時好取世資或以勸之泣曰祿不逮親尚奚望
物所居曰分定齋先大夫及浙西叅議陳公造爲文
以記之富貴利達恬不關念安於義命若此杜門著
書留意古學有野客叢書三十卷巢睫稟筆五十卷
叢書門分類聚鉤隱抉微考證經史百氏下至騷人
墨客佚事細大不捐士大夫爭先騰寫親族之仕達
者欲鋟木以傳先生辭之顧語子弟曰吾目未瞑且
將有所增益嘗以文謁石湖先生一見爲之擊節雅

相推譽客於湖南倉使張公頷之門逾三十年賓主
相驩如一日人皆賢之晚得拘攣之疾坐臥未嘗廢
卷易簣之夕神觀不亂作詩一絕擲筆而逝享年六
十有三詩中有趁著帆風便上船之句胸次夷坦可
知娶葛氏能盡婦道男二人德文之文皆業進士嗚
呼才大者用必宏先生之才獨嗇於用德博者壽必
遐先生之壽不報其德命矣夫若其譜系之詳與先
世履行之美則有樞密曾公孝寬司諫江公公望之
志銘在茲不復錄銘曰何才之豐何道之窮橫山之
中是為先生之宮

臨終詩

平生不學口頭禪脚踏實地性虛天臨歸不用
求纏裹趁著帆風便上船

宋浙西叅議陳公跋

吾友王勉夫經傳記著辨折凡三十卷其議論之
純正稽考之精確鉤撫之博信可以不朽盥讀
再過還之若手鈔家藏姑俟他日

嘉泰壬戌四月十八日高郵陳造唐卿書



書野客叢書後

野客叢書者宋笠澤王先生勉夫之所著也王氏派出太原河汾之後代多顯人往往著書立言未易詳舉所可詳者先生十世祖唐水部中榮有麟角集四世祖評事礪有續古集高祖戶部伯寬有過庭集年注論語曰六卷及有紀善錄著述文集諱類者先生之曾太父也先生之子提幹諱德文嘗注鶴山詩先生之孫行父隱而弗仕著雲嶠類要五十卷其書并家藏或有行於世元季兵亂其書皆散失久矣而野客叢書一書獨間遺于吾氏焉知之既久而不獲一見今年春偶於族乞靈檢閱書囊始獲此書覽之再三殊覺神馳意適遂假而誅命童子錄之然其中不無魯魚亥豕之譌復朝夕考訂其於中有疑而不能釋者擇之欲備諸梓俾先生之功有以昭於世然而才力涼薄終不能果姑書此於卷末以俟於後之好事者云

正統七年龍集壬戌秋七月初吉重錄

丁亥中秋見藍格鈔本每半頁十行二十四字板心刻世學樓三字有會稽鈕氏世學樓圖籍朱文大方印後系一跋錄之於古其書作三十一卷無附錄野老紀聞在三十卷

又查嘉泰陳唐卿跋未及從宋刻本出也跋文考王氏著述闕詳不知是石溪筆否

元方題於元悔齋之南榮



元祐中東坡除內苑屬山谷自代曰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璋之文妙絕當世山谷語人每曰孝友忠信是文章之根本人事當極加意觀此眾帖見流離放逐中於兄弟親戚慈愛如此東坡端不虛設而山谷信能以語人者自律也

此則鈔本在野老紀聞李漢老前刻本也



